



很多时候,我们总是匆忙赶路,忘记了行走的时光。行走,不仅让我们心情放松,也让我们看见世界的广阔。本期,让我们走进城市烟火与自然山水,感受时光的美好。

——编者

# 行走的时光

南昌这座城市从古至今都具有符号学般的深远意义。继《南昌记》《南昌慢》《南昌人》之后,程维又推出了《南昌行》。封面上“一部现代汉语‘锦灰堆’式的作品”,让我认识了“锦灰堆”这个词。我特意补课,方知这是一种艺术形式,将虫蛀古籍、青铜拓片、火烧信札等文物残片错落堆叠,营造“打翻字纸篓”式的混沌美学……《南昌行》将散文、诗剧、诗歌、小说、文人画融于一体,借400多年前传教士利玛窦之身,穿梭在南昌2200多年的历史之间,为读者呈现如迷宫般的史诗画卷。

## 叙事视角与文本实验

程维借利玛窦之口,或是说程维之魂寄身于利玛窦之身,为我们搭建起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桥梁。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本是南昌的“异乡人”,却以访问者的身份,成为串联起不同时代人物命运的生命主体。这种独特的视角选择,因作者在南昌生活、工作六十余年的体验,与利玛窦在南昌的三年滞留经历,沉淀出对这座城市的复杂情感,使叙事有了“外来者的敏锐”与“内在者的深沉”。

本书有着独特的构思与缜密的逻辑考量。利玛窦的“记忆术”成为叙事的骨架,滕王阁、宁王府、松阳门、闾园等地理空间,既是历史或现实中的南昌地标,也是储存记忆的宫殿,不同时代的人物在此交汇、重叠。“藏园”“十九藏”“焚舟”等意象,将这种建构推向了历史的纵深:清代戏曲家、文学家蒋士铨的藏园,回廊与戏台构成精神的一个隐秘空间,戏曲与现实在此交织;散原山中的十九座寺庙,是朱允炆逃亡的迷宫,藏着权力追求的阴影;“焚舟”作为贯穿千

朱强是学土木工程专业的,却意外写起了散文。其实,朱强从未远离他的专业,只是转换了高度和视角而已——以哲学和人文历史的眼光重新打量生长于斯的赣州古城,反复掂量那些建筑遗址、墟土和城墙,甚至一块不起眼的青砖。“建筑也是一种时间现象。更多无法看见的时间,无法看见的建筑,深埋于土壤之下。”读这样的句子,你能说他不是从另一视角深入土木工程学么?读《行云》,足可以看出作家对文本建筑的痴迷程度和艺术倾向,以及对结构再造和语言雕琢有着独到见解。

从《行云》中,很能见出文本建筑师的知识谱系、人生阅历和艺术趣味,也能看出文字工匠在施工、砌墙方面的技术和特色。写散文,我以为第一条是诚实,一个作者要有剖露自我、审辨世界的诚实精神。第二条是离不开高度和低度,散文仅有海拔高度是远远不够的,低入大地和尘埃,秉持天道良心,直面历史和现实,和光同尘,理应是散文写作的应有之义。

与我读到的原先版本不同,《行砖小史》经过作者的不断修改,面目一新,被砌成了立地入云的塔形建筑。从北宋熙宁二年始,朝代变迁的宏大叙事与城砖沉浮的微妙刳绘,便如须弥芥子之互纳,竟被建筑师共时地砌在六角形向上耸起的文本中:以一块青砖流浪的前世今生为线索,将城墙存灭与朝代更替、青砖离合与草民生息缠绕在一起描述、砌筑,“熙宁二年的这块城砖,等它再次返回到城墙上,时间已经是

沈师又一本散文集《行走的时光》出版了。文学在人们心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,就像人生的意义一样,始终困惑我们。有的人找到了,生活便有了目标,活着就有了更高的维度,通透的人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圆润,不再纠结。

然而文学呢?我一直认为除了温饱之外,文学是我们的精神归宿。衡量一个人到底是否幸福,重要的指标是心里是否有信念,信念是我们的精神产物,文学便是精神的范畴,让热爱她的人们多了一份念想,还有心底里始终保持的恒定的快乐。说到底,没有精神就像没有灵魂一样,又怎么能看清自己。我是谁?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有了精神就有了思考的能力,我们终身学习,参悟,其实就是让我们多一双慧眼,去打量自己也去打量身边的这个世界。

沈师自从爱上文学那一天开始,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。不论是在部队做宣传工作,还是转业到了地方,不管环境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,他对文学那份热爱和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文学在他的身边,在他的心里,在他的梦中。文学对于沈师来说一直是副业,可它就像一盏灯,一直在引领沈师,穿过迷雾,穿过黑暗。幸福时有文学陪伴,迷茫、困顿时有文学的温暖,文学一直伴随在他的左右,成了他生活

## 文化意象熔铸的南昌精神

□ 贾 非

年的隐喻,被重构为核心意象,从三国到清代,从战火到日常,时而激昂如史诗,时而沉静如随笔。

《南昌行》涵盖散文、诗、小说、剧、画等多种形式,娄妃劝阻不了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悲壮被写成诗剧,身处末路的项羽以先锋戏剧的形式呈现,读来惊心。而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的“徐孺”,其隐逸人生带着哲学气质;《与利玛窦没有发生的一次交谈》让利玛窦与无名氏在圆形剧场相遇,探讨记忆、虚构与存在的哲学命题。似乎只有这种艺术手法,才能让聚于南昌城的人物命运、历史情境形成精准的呼应——文体的边界消失,艺术的边界打开,使叙事形成一种“混茫”的美感。

### 诗剧、诗歌的意象张力

《南昌行》的叙事策略表现在交替出现的现代诗剧与诗歌上。以诗剧《霸王》为例,楚汉战场的残章与现代生活的符号在文字中碰撞,使叙事从形式创新落地为承载人性叩问与历史重量的艺术表达。

诗剧《霸王》以《史记》中“项王身被十余创”“五人共会其体”的史实为诗剧搭起舞台,打破历史叙事的完整性。霸王一套场便消解了身份的时空边界:“我可能穿西装、休闲服、夹克/穿各种不同时代的不同衣服,我都是/我,霸王。”其固化形象被拆解为跨时代的身份碎片。其武器意象更是

古今混杂,冷兵器时代的方天画戟与现代战争的兵器并置,形成了尖锐对话。进一步便发现,程维将项羽的躯体拆解为头颅、左手、腿等独立生命体,他特别强调了“宁为玉碎”的美学精神。

书中《八大山人》则勾勒出“锦灰堆”式的精神残片。程维没有完整叙述八大山人的生平,而是拆解出他“雪个,大耳,传簪,刃庵,个相如吃,口如扁担”等身份、心境的碎片,勾勒出人物国破家亡后“自闭兼自虐,自卑又自傲”的复杂心性;而“白刃颜庵,红尘粉扫;清胜铜川王,韵过鉴湖贺”的诗句,又将其隐逸风骨与王维、贺知章的精神碎片拼合,让个体孤愤升华为文人精神的共同追求。

### 南昌城的精神基因

文化是城市的精神之母,也是城市的灵魂与根基。在程维笔下,两千余年南昌的历史之旅,是文化的寻根与重塑,通过个体命运的细节挖掘出南昌的精神基因:包容、坚守、悲壮、温婉。历史记忆与现实生命力交织在一起,让我们看到南昌从战火中重生的坚韧,从寻常中绽放的活力。南昌的包容,体现在它对不同身份、不同文化背景者的接纳上。本不轻易接待宾客的豫章太守陈蕃,却特意为徐稚设一张坐榻,流传千古;利玛窦初到南昌时“一度狼狈不堪”,后将南昌视为“灵魂的归宿”。这种接

## 行云的诗性变奏

□ 苍 耳

默,不经意让人发出笑声。

这固然离不开作者的历史想象力,但其知识谱系对野史、方志和传说的广捕博捞,使它们具有伸手可摸的毛茸茸触感和时空肌理。如金兀术渡江南下,隆祐太后南逃病倒,一个名叫王阜才的士郎中开出奇方,须用老城砖上的灰泥做药引,由此引出采集药引的奇异描述。又如徐百四走私药品,将其隐藏在城墙根下的枯槐中,谁知一夜大风将那货和“熙宁二年”城砖刮得不知所终。还有那个代人写状子的朱城砖对修城墙极为愤怒,其理由荒唐透顶:爱犬无法每日到城墙上拉屎而犯了便秘,日夜狂吠;他命里缺水火土,卦师算定他离不开城下老砖,他“只好抱了一块铃有‘赣州嘉定八年修城官砖使’的城墙砖砌在自家睡房的床边”。文中大量涉及小人物与城砖纠缠的叙事,将当下探究铭文与古时烧制场景进行转喻性跳接,经此多元并置使“行砖”上升到象征层面,意蕴变得丰厚。

全文在“我”诞生之时结尾,“那一刹那,光线如注,拥进了我莹亮的眼睛,我被年轻护士放在冰凉的秤盘中央,不知这副皮囊还有没有一块砖重?”作者有意将新生儿置于“塔顶”,既是“我”的视角的自然闭

合,也彰显生命延续对于千古城墙的哲学意义。

在《行云》中,作者将“迁城”与“还乡”这两大构件,设计成否定之否定的回廊式结构:从小太公搬进城镇又隐归乡野,到父亲从乡下打拼迁入城里,再到父亲思乡在屋顶建“空中菜园”,形成时间镜廊中的结构;同时穿插辛弃疾骁勇“逃金”与郁闷“返宋”在赣州的种种遭际,不仅留下千古绝句,还留下后人纪念他的稼轩路。这两大看似无关的复合构件是怎样被浇筑在一起的?作者写道:“我不仅发现历史与现实是一对孪生兄弟,小人物与大英雄之间,也常常是可以对话的。我在想,回到南方的稼轩,名字被登上大宋的人口簿,难道他就真的成了宋人?”在这里,有穿透力的思辨成为钢筋和黏合剂。这种回旋繁复的文本建筑形式,也许受土木工程学的某种启发。

近些年新散文写作的路径已呈辐射状,更多的探索者在拓展它的疆界和空域。它不再是熟稔的大路,拥挤的广场,而是幽谷里的涧道,荒僻的泥途,可以像苔藓、野草贴着地面生长、铺展,也可以写得云起云飞,人世间的雨雪风霜尽在其中。读《行云》,加深了我这一印象。

不舍,以及自己的痛心和惋惜,都写得淋漓尽致。《母亲,下辈子我们还做母子》更是令人潸然泪下。

父子、母子的情感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,只要笔者写出真情实感,读者便能从中找到共鸣。《下雨的时候》《再闻已是忆中人》等篇章,都是对亲情、友情满满的回忆,他的文字把我们拉到了过去,故乡路的尽头那位站立的多愁的少年,他从这里走出去,走过了曲曲折折的半生之后,又把思念和沉甸甸的热爱回馈给了他热爱的土地和亲人。

《行走的时光》不仅记录了山河的壮美,以及点点滴滴汇流成河的情感,更是一本成长笔记,作者的所思所想就像一张老照片,慢慢地在我们眼前展开,让我们在时光的隧道里又重新走了一遍。透过时光的滤网,作者用温情脉脉的笔触,把美好的过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
一草一木都是情,一人一事皆为爱。作者用他的笔,记录着人间的美好和大爱,并对自己的人生做了最好的一次总结。

有文学陪伴的人们是幸福的。人和文学相互引领,美好凝视。我相信文学这个知己,会一直继续陪伴着我们,过滤掉生活的杂质,沈师会把他更美好的文字以及对人生的感受奉献给我们。

有文学一路同行,真好。



一本好书

## 媒介样态与家庭传播

□ 沈 鲁

在现代,如何避免家庭悲剧?为什么有些家庭幸福?家人之间如何相处?

当今媒介以不可逆转之势重构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,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,其传播实践与关系模式正经历着深刻而隐秘的变革。而在中国传播学的研究版图上,家庭这一最为普遍却又极为复杂的社会单元,长期处于学术关注的边缘。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卫明教授的《家庭传播导论》,正是在这一学术与现实交织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,它不仅是一部教材或专著,更是一部“探索之作”。

长期以来,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或聚焦于宏大的舆论引导与媒介效果,或下沉至具体的受众分析与内容生产,对介于“公与私”“社会与个人”之间的“家庭”这一“中间领域”,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观照。家庭作为一个情感共同体、人伦教化场所与日常生活的实践空间,其内在的传播机制、权力结构以及与外部媒介环境之间的互动,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领域。作者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,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研究盲点。《家庭传播导论》的“导论”性质,并非意味着内容的浅尝辄止,恰恰相反,它旨在为后续研究铺设坚实的理论基石,引导学者进入一个条理分明而又深邃广阔的研究领域。

本书在内容体系建构上展现了高度的系统性与前瞻性。通观全书,作者搭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,将家庭传播这一复杂现象进行了富有层次感的剖析。从家庭传播的基本概念、理论基础与历史沿革,到家庭内部的人际互动模式、冲突管理与沟通策略,再到家庭叙事、家庭仪式与家庭认同的建构,著作清晰地勾勒出家庭传播的外在延展度与内在深度。尤为值得称道的是,本书以开放的视角,深入探讨了媒介样态与家庭传播生态的互构关系。在“中国家庭传播的历史经验”章节中,作者深刻分析了楹联、家书、文学作品、影视作品等原始文本中的家庭传播经验。在“当代中国家庭传播的现状”章节中又揭示了“媒介化生存”新现象背后的传播逻辑。这种将微观互动与宏观媒介环境相结合的视角,使得本书不仅是对家庭沟通技巧的探讨,更是对媒介化时代家庭深度变迁的观察与反思。

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其深植本土意识与文化自觉。传播学作为一门舶来学科,其理论范式与概念工具大多源自西方语境。王卫明在书中避免了简单的理论移植,而是致力于探索家庭传播的“中国式”特征。他敏锐地注意到,中国的家庭传播深深植根于儒家文化传统,深受“家国同构”“孝道伦理”“差序格局”等文化逻辑的影响。书中对中国家庭中独特的代际沟通、亲子关系、人际互动等议题的探讨,都浸润着对中国文化心理与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。这种“本土化”努力,使得本书的理论阐释更具现实解释力,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话语体系贡献了宝贵的智慧。

在现实关怀层面,本书体现了强烈的实践导向与人文温度。家庭是幸福的港湾,也是矛盾的温床。本书绝非一本束之高阁的纯理论著作,其对家庭冲突、压力应对、危机沟通等现实问题的深入剖析,使其对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。在社会快速转型、家庭结构多元化、代际价值观分化加剧的今天,书中关于如何构建良性家庭传播模式的探讨,对于提升个体幸福感、促进家庭和谐、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。它将学术研究的深度与现实关怀的温度有机结合,实现了知识生产与社会服务的统一。

当然,本书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。例如,对于中国社会日益突出的家庭结构多元化现象(如丁克家庭、单亲家庭、再婚家庭、独居者家庭等)的传播模式研究,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和细化。此外,在数字化生存日益深入的背景下,智能家居、物联网、AI伴侣等新技术对家庭传播的影响,也将是未来研究需要持续跟踪的前沿课题。本书的价值,在于它绘制了一幅清晰的研究地图,并激发了人们探索其中未知区域的浓厚兴趣。

《家庭传播导论》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、体系广度、本土特色与现实温度的匠心之作。我们期待,这部“探索之作”能吸引更多学者投身于这一充满魅力与挑战的研究领域,共同推动中国家庭传播学走向繁荣与成熟,为理解中国家庭,乃至理解转型期的中国社会,贡献智慧。



《家庭传播导论》  
王卫明 著  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

▲《行云》  
朱强 著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洪武三年了。是年,凝聚城砖的力再一次旋风般地来袭。因为一个叫周颠的人物几句疯癫之语,朱元璋一语成谶,坐上了龙椅”。沿着富于张力的跳跃式叙述螺旋而上,在塔的每层都可见年代嬗递中窑工或瓦匠劳作的鲜活场景,看到朱氏家族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忙活其间的生活细节。它带给读者以耐人寻味的洞见与冷幽

## 一路同行

□ 石钟山

的一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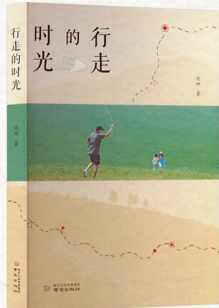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行走的时光》这本散文集里,他仍然是以一个漫游者的心态,行走在路上,让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。比如《春天的花儿会说话》《走进秋的深处》《片片落叶情》等篇章,无不是和大自然做了一次亲密的接触。大地生养了我们,沈师用美好的赞歌,把情和爱又还给了大自然。

这本散文集还记录了作者成长的点滴,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位贵人,碰到的难以忘怀的往事,都成为他的文学语言,记录着自己的过往,叙述着他对友情和时光的眷恋。沈师是一位重情重义、心思缜密的人,他又怎能疏忽掉人生经历中的每一个点滴呢?

本书的文字是诗意的,也是温暖的,更是感恩的。

在这本散文集里,我更喜欢作者描写故乡和亲情的那一部分。这一点是人的共性,父爱、母爱和对自己成长故乡的眷恋,病床上的父亲、对母亲晚年的陪伴,对儿时伙伴的亲情,以及对故乡一草一木的深情,

在每个文字里我们都能找到共鸣。《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》描写了儿子眼里的父亲和父亲心目中的儿子,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,而作者把陪伴父亲当成了一种孝顺、享受,是人伦之乐。对父亲生命最后的眷恋、



▲《行走的时光》  
沈师 著  
南京出版社